

中國
全史

大眾文藝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门书文

何威涛

封面设计：胡向东



上古秘史
(三)

民国（钟毓龙）著

第八十一回

尧赐雕弓干戈美玉

瞽叟使舜完廩浚井

且说舜将父母弟妹一齐搬到汭汭方居住之后，房屋也宽敞了，器具也齐备了，饮食也丰腴了，伺候的人也有了。瞽叟夫妇起初也还觉称意。但是一看舜如此之显荣，有百官事他，有帝的九子奉他，有牛羊，有仓廩。当初几次三番逐他出去，原希望他冻饿以毙的，不料现在倒反富贵了；当初决定不给他定婚，原希望他鳏居终身的，不料他居然成家！而且是天子的女儿，而且有两个。那后母心里又是妒忌，又是恼怒，竟有说不出的难过。

至于象的心里又是不同，转转念念，总是不忘情于二嫂。外面虽是假作亲热，里面恨不得将舜杀了，夺了那二嫂来。因此乘舜不在家的时候常到舜宫中去与二嫂闲谈，希冀施用吊膀子的手段。娥皇、女英是聪明人，岂有看不出情形之理？但是又不好拒绝他，又不敢得罪他，深恐他在父母面前再用谗间起来，因此只好和他敷衍。哪知象以为二嫂是有心的了，越发觉得只要杀死了舜之后，二嫂就可以到手。于是一心筹划杀舜的方法，苦于想不出。

舜住的房屋与瞽叟等所住的房屋非常相近，中间只有一墙之隔。但是无门可通，来往须出大门，绕道而出。舜每日率领二女往事父母，多者三次，少者一次，其余时间依旧做他的农夫事业，犁云锄雨，早作夜休。时当初夏，二女亦采桑养蚕，实做农家妇的勾当。有时黔首亦来谈谈，和二嫂非常莫逆。有时象在舜

宫，舜归来看见了，仍旧非常和他亲热，想用诚意去感格他。或者招集了九子百官等臣庶讨论政治或做人的道理，希望引他到为善的路上去。然而象的心里并不在此，哪里要听。并且见了九子百官等，不知如何局促不安，自惭形秽，往往不到片时就跑去了。如此者过了多月。

一日，帝尧飧人来接二女归宁，并希望舜同去。舜忙偕了二女朝见父母，稟知此事。舜的后母本想不答应，又是数首多方解释，方才允许。于是舜及二女拜辞了父母舅姑，径往太原而来。那面帝尧早将他宫殿旁边的一间贰室收拾起来，给舜等居住。舜到了之后，就在殿上延见，群臣百僚咸在，仪节非常隆重。这才是两大圣人见面的第一次。行礼即毕，即设飧礼，当时群臣久闻舜的大名，却未见过，此时细细瞻仰，但见舜圆首，龙颜，日衡，方庭，大口，面颌无毛。果然一表非凡。所欠缺的，长不过六尺一寸，比到帝尧长十尺的，相形之下，殊觉短小。加以操劳忧危太过，背项伛凹向前，而面貌亦觉黧黑。大家暗想：这个人有这样的大德，负这样的大名，甚为可异。

飧礼既终，继以宴礼，大家开谈了。起初不过泛泛之言，后来渐渐谈到天下，帝尧道：“朕欲使天下之民都来归附，应该用什么方法？”舜道：“以臣所知，有三个方法：第一个是执一无失，第二个是行微无怠，第三个是忠信无倦。能够行这三个方法，天下自然会来了。夫执一如天地，行微如日月，忠诚盛于内，贲于外，形于四海天下，其在一隅耶？夫有何足致也！”帝尧又问道：“那么我们何事？”舜道：“应该事天。”帝尧道：“我们应该何任？”舜道：“应该任地。”帝尧道：“我们应该何务？”舜道：“应该务人。”帝尧又问道：“那么人情何如？”舜叹道：“人情甚不美，问他做什么呢！一个人妻子具而孝衰于亲，嗜欲得而信衰于友，爵禄盈而忠衰于君。人之情乎！人之情乎！甚不美！问他做甚！”帝尧听他这番对答，简括而切要，且多感慨，非常满意。于是就送舜到贰室中住下，自己回到宫中，二女九男都来觐见，帝尧细细问讯一番，知道舜的内行确系纯笃，绝无虚

饰，非常佩服。次日，又召见沔去的百官来盘问一番，知道舜的外行亦确系统美无疵，尤为叹赏。

一日，舜来见帝，谈了多时，帝尧赐舜雕弓一张，干戈各一件，又赐絺衣一袭。舜再拜受赐。过了两日，舜备了飧宴，同请帝尧，帝尧同了大司农、大司徒同去。舜为主人，帝尧等均为宾客。自此之后，帝尧又复飧舜，舜又复飧帝，迭为宾主，请了好几次，不像个舅甥，亦不像个君臣，那情谊竟和朋友交际一般。天子友匹夫，这是后人所羡慕的。

一日，帝尧与舜又在闲谈，舜问帝尧道：“天王之用心何如？”帝尧道：“吾不傲无告，不废穷民，苦死者，嘉孺子而哀妇人，此吾所以用心已。”舜道：“美则美矣，而未大也。”帝尧道：“然则何如？”舜道：“天德出而宁，日月照而四时行，若昼夜之有经，云行而雨施矣。”帝尧道：“然则胶胶扰扰乎，子，天之合也；我，人之合也。”

一日，二人又闲谈，帝尧问舜道：“从前有一年，朕因为宗、脰、胥敖三国不尽臣礼，想起兵去伐他。后来事势有阻碍，未曾去伐，但是每到南面听政的时候，心中总觉不能释然，这是什么原故？”舜道：“臣的意思：治天下总以德为先，武力次之。宗、脰、胥敖三国之君譬如蓬艾中间的小鸟，听他飞翔，无所不可，不必因为他不臣，心中就不释然的。昔者日并出，万物皆照，而况德之进于日者乎！”帝尧听了，又非常佩服。

一日，帝尧到贰室中去访舜，只见舜的行囊中有琴一张，帝尧问道：“汝向来善于鼓琴吗？”舜道：“但能够弹，不能称善。”帝尧取出来一看，原来是五弦的，就问舜道：“琴的制度一定是五弦的吗？”舜道：“不必一定，少的一弦、三弦，多的七弦、九弦均可。臣用五弦琴，是臣师纪后所传授。”帝尧就叫舜弹了一曲。

次日，就命乐师质特制了一张七弦琴赐舜，并且说道：“汝琴五弦，朕加二弦，所以合于君臣之恩。”舜稽首拜谢。自此之后，舜在甥馆盘桓了一个多月。

一日，与娥皇、女英商定，向帝尧告辞归去。帝尧于是大张筵席，为舜饯行。又赐了无数物件，内中有一块宝玉，叫作昭华之玉，大约取昭显重华的意思。对于舜的父母亦有赠送。舜一一拜受，起身归去。九男百官依旧随行。到了洮汭，舜和二女先来见父母，并将帝尧所赠的物件一总呈上，瞽叟是一物无所见的，都由敷首遂件报告。那后母看了虽是欢喜，然而尚有嫌少之意，独有象和二嫂久不见了，等舜与二女回宫之后，急忙来见。舜殷勤招待，并将帝都风景大略和他谈谈。象看见帝赐的干戈七弦琴和雕弓等非常喜爱，玩弄不已，舜因为是天子所赐之物，不使转赠于弟，拟照样制了送象，但是并不言明。

哪知象归去之后，愈想愈眼热，愈想愈心焦，既想二嫂，又想这许多玩物，不由得暴躁发怒。他母亲知道他的心思，百般劝慰，象咬牙切齿的说道：“我不弄他到手，我不是人！”母亲道：“物件有几种？我明朝问他去要，或者可以弄到手，人是难的呢。”象道：“我不屑去问他讨，我自有方法可以弄他来。物件要紧，人尤要紧，我只要将这个不孝的畜生杀死，怕他都不是我的吗！”母亲道：“你不要胡说！杀人是要偿命的。”象道：“怕什么？我自有方法，叫他死而无怨。看我的手段，看我的本领。”说罢，恨恨不已。

那时敷首适值在后面，听到这番话，知道是为舜而发的。次日凑个空闲，告诉了二嫂，叫她劝舜留心。过了几日，却安然无事。一日天雨，舜到瞽叟处去问安，瞽叟道：“我后面藏米的屋子漏了，米多渗湿，你须想个法子去修理。”舜应道：“是。”当下舜出来，就叫几个工人去将仓廩治好。过了两日，瞽叟又向舜道：“廩上仍旧漏呢，你前日叫来的几个人真是太模糊了，你去看看。”舜到廩中一看，上面果然有一个大洞，时值雨后，廩中漏得不堪。

舜觉得诧异，暗想：“我前日叫来修理的几个人不会如此疏忽的，这是什么原故呢？”瞽叟道：“明日天晴了，你给我自己去修治，省得那班人不用心。”舜连连答应道：“是。”当下回去，

便将此事告诉了二女。娥皇一听，便说道：“不好不好！这个不要就是计呀！”舜道：“想来不至于如此。”女英道：“就使不是计，我想总以防备为是。”舜道：“怎样防备呢？父命又不可违。”娥皇想了一会，说道：“有了。”就叫女英道：“妹妹，我想此事之危险，就在上了廩之后，急切不能下来。假使有如盖如笠的物件手中拿住，抵着了空气，使人慢慢地坠下，或者不至于死伤。”女英道：“我亦这样想，最好如盖一般的物件，可以收，可以放的。明日上去时，收起来藏在身畔，不使人看见；果真有急难了，那么就撑起来跳下，岂不是好。”娥皇道：“我二人意见既然相同，就做吧。”

当下到庭外斫了两枝大竹，细细劈开，竹梢做干，竹根剖成细片，再打过眼，用线索穿起，上面蒙之以布，下面再用机括撑住，可以伸缩。起初做了一个，能伸而不能缩，甚不适用。两人又细细研究，再加改良，居然可用了。娥皇道：“妹妹，我们再做一个吧，一只袖子里藏一个，岂不是好。”女英道：“好是好的，不过袖子里藏不起，怎样呢？”娥皇道：“管他呢，且做了再看。”于是两姊妹又合力做了一个，叫舜先在袖内藏藏，哪知竟有点累赘，而且看得出。两姊妹又商量了许久，将柄截短些，女英又设法将舜的两袖拆开放大，说道：“这个叫做鹊衣裳，明日的工作可以叫做鸟工，但愿在空中能如鸟鹊的飞翔任意才好。”当下舜将两盖分藏两袖之中，居然看不出了。娥皇道：“我看斗笠也梆可少。工人升屋，戴斗笠以遮太阳，本业是当然之事。有斗笠戴在头上，落下来或者格外平稳些。”于是又取过斗笠来，缝补坚固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人事已尽，所不可知者天命了！”时已夜深，三人胡乱的睡了一觉。

次日黎明，舜藏了两盖，携了斗笠，往朝瞽叟。问安已毕，却不见象和后母，瞽叟道：“今日天色已晴，汝可去完廩了。”舜连连答应，即忙来至后院，只见象和后母都站在廩门之边，不知谈什么。舜忙过去给后母请安，又问象道：“三弟今日起身甚早。”象道：“我记念廩中之米，恐怕它受潮而霉，所以和母亲来

看看。”舜道：“那么门窗不可以闭着，打开来透透风，那霉烂就可以减少了。”说着，就要来开廨门。

那后母忙拦住道：“不可不可！我…我…我…里…里面有要要紧物件，放在那里，不…不…不要开！”后母正在说时，象早过来，将身挡住了门。舜见此情形，知道今日之事非常危险，但亦不露声色，即说道：“父亲命我完廨，我上去吧。梯子在哪里？”象用手指道：“在对面。”舜看见，便过去掇了来，一级一级的升上去。升到一半，已从窗灵中望见里面并无米粒，都是堆着些干柴枯草之类，心中益发明白。

刚爬到屋上，忽觉脚旁有物移动，回头一看，只见那梯子已被人移去了。舜知道祸事已迫，不敢怠慢，忙先爬到屋脊上，察看四周情形。只见面面临空，有一处房屋虽则相近，然而距离亦有一丈左右，料想跳不过去。那时下面已有毕剥之声，烟气亦弥漫而出。舜急将两盖取出，携在手中，那里西北风大作，东南两面尽是烟气，舜即爬到西面，往下一望，约有二丈高，然而顾不得了，急将两盖撑起，两手擎住，站将起来，往下跳去。但觉悠悠扬扬，落在地上，竟一无损伤。慌忙丢了两盖，除了斗笠，要想来救火。

那时邻舍居民都担了水，持了械，来救火了。当头一个看见了舜，便大嚷道：“都君一个人在这里救火呢！我们在外面已都看见了，令弟竟还没有知道，抵死的不肯放我们进来。幸亏令妹呼救，令弟才肯让开，再迟一刻，可不得了呀！”舜道：“诸位费心，感谢！赶快替我们救一救。”那时九男百官等亦都率领夫人来了，七手八脚，一齐动手，但是风猛火炽，无从设法，虽有水浇上去，正如添油一般，须臾之间，房屋崩倒，尽成灰烬。

那时象跟在后面，看见舜依然尚在，帮同救火，竟像一点损伤都没有，心中着实奇怪。暗想：“他莫非有远跳的本领吗？”火熄之后，救火者纷纷散去。象看见了舜，假作不知道的样子，反问舜道：“你上屋之后，我和母亲就到里面去，究竟这火从何而来的呢？”舜道：“我亦没有知道，大概不知何人遗落在那里的

吧。”说着，败首跑来，就问舜道：“二哥无恙吗？”舜道：“多谢！无恙。父亲受惊么？”败首道：“还好，没有受惊。”舜就来老父处问慰一回，就告辞回去。一路的恸哭，暗想：“人家父母总是很亲爱的，何以我的父母竟要设法弄死我！我的罪恶究竟在哪里呢！殊不可解。”娥皇、女英接着，知道侥幸而免，私相庆慰，又慰劝了舜一番。

过了多日，忽然败首神色仓黄的跑来和二嫂说道：“前日焚廩之事，事前妹一无闻知，幸而天相吉人，二哥竟脱了险，真是恭喜。昨晚妹听见三哥和家母密谈，中有‘空中可逃、地中看他怎样逃’的话。妹深恐与二哥又有关系，所以特来通知，请速防备，妹去了。”说罢，匆匆而去。

娥皇、女英听了，顿时又非常忧虑。然而‘地中’两个字如何解呢？指何地而言呢？一时竟猜不出。等舜回来，就告诉了舜。舜想了一想道：“哦，一定是浚井。我记得那边屋里是有一口井的。”娥皇、女英听了，不禁失色，齐声道：“果然如此，那么怎样？”又歇了一会，说道：“我看先在那井中旁边穿一个洞，可以藏身，岂不是好。”舜道：“这个做不到，第一井在那边，我如何去穿？第二就使穿了，他将上面堵塞，我藏在里面，如何能活呢？”三人说到此处，面面相观，一筹莫展。

忽然娥皇道：“有了！”舜问道：“怎样？”娥皇道：“井在何方？”舜指着东北角道：“大约在这一面。”娥皇道：“离此地大约有多少远？”舜道：“大约有三四丈。”娥皇道：“那么我们先在此地的这一口井里对准方向，穿一隧道过去，接着那口井，万一有事，就从这隧道里钻过来，此法如何？”舜和女英听了，都以为然，但是方向如何对得准呢？女英道：“这个容易，我们先用梯子布到垣上望一望就是了。”当下决议之后，舜立刻就动手起来。

那锄犁畚鍤等本是农家必备的，舜走下井去，慢慢掘土。娥皇、女英轮流的搬运，日里不足，继之以夜。三人精疲力尽，只开得二丈左右远，又恐怕掘错了方向，不时的升梯登看，益觉劳乏。幸喜次早进见瞽叟，竟没有提起什么事，归家再掘。到了下

午，约有三丈多远了，居然与那边的井有点相通，但是仅有很狭很小的一点光线透出。舜气急力竭，汗如雨洗。幸喜不曾掘斜，方自欣慰，走出隧道，稍事休息。

忽然瞽叟处飧人来叫，说道：“有要事叫舜就去。”舜浑身污泥，口中急急答应，立刻舀水，大略盥洗一遍。娥皇、女英早将衣服送来，替穿好，又将各处用带系系。舜问什么原故，娥皇道：“系紧了，好预备钻隧道，省得有牵扯不便，这个叫作龙工之衣。”说罢，女英又将斧凿等纳入舜衣中，外面仍穿上衣裳，匆匆来见瞽叟。

瞽叟道：“我叫你来，非为别事，后院中那口井浑浊了，你给我去浚一浚。”舜连声答应，心中却禁不住酸楚万状。到得后院中，只见四面一畚箕的泥沙土石堆积的不少，后母及象却不见踪迹。舜暗想：“若非敷妹通知，此命休矣，虽然为祸为福还是难说。”一面想，一面走到井边，将外罩的衣裳脱卸，就向井中直跨下去。

原来凿井是舜生平的长技，舜每到一处耕田，必定亲自凿一口井，因此跨下井去，极为自然。一路下去，一路四边张望，都是漆黑，并无光亮，不得已取出斧凿，到处乱击。有一处松而且空，料想是刚才所掘之隧道了，急忙用尽平生之力凿去，顿时与那边隧道打通，但是泥沙互塞，一时不易钻过，而耳中仿佛听见啼哭之声，又仿佛有斥骂之声，头上泥沙土石已盖顶而来，头顶肩背早被打击了几处。舜知道危险之至，很命的向隧中爬钻，那从顶上来的泥沙土石更如瀑布的倾泻，股上腿上又打着不少。舜全身钻进隧道中，气力全无，不能动弹。忽然觉得眼中火光一耀，又听得似有人语，舜知道是英、皇来探望，精神一振，努力的就钻了出去。

且说象与他母亲本闪在后屋之中，看见舜跨下井去，二人急忙走到院中，将所预备的泥沙土石畚箕提起，要望井中倾去。忽见敷首飞奔的跑来，将母兄两个所提的畚箕夺住，不使他们倾倒，口中苦苦的代舜哀求。她母亲大骂：“干你什事？给我滚开

去！”敫首仍旧不放，仍是哀求。象勃然大怒，骂道：“你敢来破坏我们的事！”说着，放下畚箕，劈面一掌又用手一推，敫首踉踉跄跄的退到丈余路之远，颠于地上，痛哭不已。

这里象和他母亲才将各箕畚的泥沙土石逐渐倾倒入井中去。有如许时间的腾挪，舜才能够逃出，亦真是舜的救星。过了一回，各畚箕的土石泥沙都倒完，井亦差不多填满了，象不禁拍手大喜，和他母亲说道：“是不是我的谋略？看他这回逃到哪里去。照母亲前回焚廩的政策，我早知道不对的，因为他在屋上可以跳，就使不会跳，邻人看见了，还要来救，不是万全的，果然徒牺牲了一间房子。现在岂不是好吗？”他母亲也笑笑说道：“我何尝不知道！不过我想杀人是要偿命的，推说失火烧死，就无痕迹，我是这个想头。”象道：“我这个方法何尝有痕迹呢？人家查起来，只推不知道，他们决不会疑心到井里去的。”

那时敫首见井已填满，料想舜决不得活，直哭得昏晕过去。象跑过去踢她一脚，说道：“这回事情你如若敢向人漏泄一个字，管教你也立刻不得好死！”他母亲也说道：“那是万万漏泄不得的；万一漏泄了，我们两个人去受罪，你心里忍吗？”敫首不敢作声，站了起来，跟了母兄走进房去。只听见象叫道：“父亲，今朝事情已做成功了，这个功劳都是我的，现在先将他的家产分一分：牛羊我不要，归了父亲，仓廩我不要，归了父母，干戈归我，琴归我，珝归我。还有两个嫂子，想来父母更没有用处，叫她给我叠被铺床，晚上陪我睡觉。父母你看我分的对不对？”

瞽叟夫妇大笑道：“好！好！随你，随你！”象听了，得意之极，叫道：“我就去望望二嫂来。”说着，转身来到舜处。刚进大门，只听见里面丁冬丁冬的琴声，象料想是二嫂在那里弹，不禁心燎起来，便大叫的跑进去道：“好嫂子，你们好快活呀！我来陪你们。”哪知话未说完，一看坐在床上弹琴的并不是二嫂，竟是个舜，二嫂却分立在一旁。

象到此真是出其不意，万分为难了，留又不可，退又不能，恨不得寻一个地缝立刻钻进去。心中又想：“舜已给我埋在井中，

何以仍旧会得在此弹琴呢？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？”一霎时思潮起落，不禁目瞪口呆。倒是舜和英皇仍旧客客气气的让坐，问他从哪里来，象只得期期艾艾的随口胡诌道：“啊哟！我…我实…实在记…记…记挂二哥呀！”话未说完，良心发现，顿时将一张脸涨的飞红。

舜见他如此，也不和他认真，便说道：“三弟你来亦好，我这几日忙得很，你有功夫可以代我管理这些臣庶吧。”象听见舜如此说，心中益发不安，如坐针毡，勉强支吾了几句，就告辞而去。

回到家中，他母亲就问道：“你来得这般快，莫非那两个女的不肯从你吗？”象道：“怪！怪！不是鬼，定是妖！”他母亲诧异道：“怎样？怎样？”象道：“我们亲眼看见他埋在井里，哪知他却在床上弹他的琴，岂不是妖魔鬼怪吗？”他母亲听了，亦惊疑不定。两个人再同到井的四周看了一会，亦看不出痕迹，他母亲道：“不要这个人有鬼神保佑，暗中救护吧？我看你还是息了这个念头吧。”象恨恨地说道：“我一定不肯歇，我不弄死他不是人！”当下只有敷首听见了，知道舜并未死，暗暗欢喜。

第八十二回

象日以杀舜为事 舜为举八元八凯

一日，敫首正在房中作绘画，忽听见象与父母吵闹之声，敫首摄手摄足走过去窃听。只听见说道：“父母因儿子不孝，杀死儿子，照例是无罪的。就使有罪，亦决不至死。父母你就承认了，有什么要紧呢？”他母亲说道：“从前原想不牵涉你在内，所以那样做，求个泯然无迹，不想他神通竟有这样广大，现在除出这样做之外，真无别法，事体发觉了，求你承认承认，你都有如此之难，难道你真个眼睁睁看我们母子两个去抵罪么？”

隔了一会，瞽叟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！我承认，我承认！”敫首方想再听，但觉里面有脚步移动之声，深恐有人出来，慌忙退回原处，暗想：“这次又不知道要施用怎样的毒计，想来总要比前两次的毒。二哥，二哥，你真好苦命呀！”继而一想：“我既然知道了，总须设法探听，以便救护才是。”自此之后，敫首遇事留心，随处察看，但亦无迹可见。

一日，忽见象叫人买了两瓮佳酿回来，这是从来所未有的事，敫首觉得有点古怪。次日，舜和二女来时，敫首乘便与兄嫂做个一个眼色，又目视酒瓮。舜等会意，旋即归去。舜想到父母这种待遇，禁不住又号泣起来。二女劝道：“如今哭也无益，总须赶快预备，以尽人事。照刚才小姑的意思，怕的是酒中置毒，那么怎样呢？”大家想了一会，女英忽然道：“百草花丸，可以解百毒的，有在这里。”舜问：“怎样叫百草花丸？”娥皇道：“当初

我父亲有一个臣子，叫赤将子舆，他是几百岁的仙人，专食百草花丸，不食其余烟火食。有一年，我父亲到南方去巡守，与老将羿等中了三苗国的蛊毒，一病几殆，幸亏这百草花丸治好，因此我父亲极相信他，就请赤将先生将这丸制了无数，分赠各人，以备急需，所以我们都有的。”说罢，就进内去，翻箱倒笼，寻了一大包出来，打开一看，香气扑鼻。女英就劝舜先服一点，舜道：“这种药大概是中毒之后再用地去解的，此时并无动静，服他何用？”娥皇道：“服了好，横竖这百草花丸是有益无损的。”舜于是就服了些。

凑巧象跑来，对舜千不是万不是的赔罪，并且说：“从前种种都是做兄弟的荒谬，如今觉悟了，特诚备了些酒肴，务请二哥去赏光赏光。”舜听他的话语虽如此说，而眼中时露凶光，笑容之中亦微带点狞恶，料想他决不怀好意，便辞谢道：“三弟，你何必如此客气多礼？我今日略为有点不舒服，刚才正在此吞丸药呢，心领，谢谢吧。”二女亦帮同推辞。象道：“今日之事，不仅是兄弟个人的意思，父亲、母亲都同意的，叫我专诚来请呢。父亲、母亲此刻都等着，如果二哥身体不适，略为坐坐，少吃点亦可。”舜见他说到如此，不能再辞，只得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三弟你先前行，我就来。”象大喜而去。

这里舜连忙再将百草花丸吃了些，别了二女，匆匆就至父母处。只见筵席已摆好，他后母和敦苜正在一盘一碟的搬出来，象亦在那里帮忙。舜看了非常不安，说道：“母亲、弟、妹太辛苦了，儿自己来搬吧。”他后母笑咪咪的说道：“你兄弟气性不好，欢喜恶作剧，几次三番的戏弄你。我和你父亲知道了，非常大怒，责备了他一番。他自己亦懊悔了，所以特地备点酒肴，请你吃吃，请你对于以前种种千万不要介意，原谅他年纪小吧。兄弟如手足，总以和气为主，你说是不是呀？”舜听了这番话，尤其觉得不安，说道：“儿决不介意，三弟人是很好的，不过一时的错误罢了。母亲请坐，儿自己来搬。”说着，一径走到厨房里，这是舜平日在家所操的恒业。

迎面遇见敫首捧了一盘鱼出来，舜看她愁眉深锁，眼有泪痕，知道她正在为自己而担忧，心中又是伤心，又是感激。敫首看见舜，故意装作不见，一脚踢在舜足上，嘴里轻轻说：“留心刀”三个字。舜陡然一惊。到得厨下，象亦随后跟来，说道：“二哥请坐，何必客气呢。”舜道：“没有母亲做了再搬给我吃的道理。我一定要自己搬的。”说着，就亲自搬了一盘肉出去，到得门边，瞥眼一看，只见门背后亮晃晃似的有两把刀在那里。舜看了，心中倒反稍稍安了一点。

原来舜所虑的就是酒肴中下毒，是无可逃的。如用刀来，那就有可逃的方法了。当下父子、兄弟、母女五人共席。瞽叟是目不见物，待人喂哺的，不过口中劝饮。象和他母亲更不住的轮流替舜斟酒，干了一杯，又是一杯。舜屡屡告辞，象和他的母亲仍旧不肯歇手。瞽叟亦不时的说道：“舜儿，你会饮，多饮几杯。母亲是美意，你哪里可以不饮呢？”舜只得又饮了几杯。

从午间起，直饮到日色平西，舜不知道饮了多少酒了。舜虽有百觚之量，但是二百觚已不止了。只因知道大祸临头，心中兢兢，所以虽则醉了，尚不至于露出醉意来。后来敫首看见母兄心怀不良，有灌醉舜的意思，乘个不备，走到后面，私下将瓮中之酒倾去了少。象来看时，酒已干了。但看舜仍旧没有醉意，而且精神弈弈，谈笑风生，与平时一样。不觉又恨又气，蓦地走出去，从门背后取出两把刀，说声：“我总是如此，就和他拼了命吧！”正要闯出去，适值他母亲亦走来，想和他商量。敫首趁此以手作势叫舜赶快逃。舜会意，急忙起身，也不向老父告辞，踉踉跄跄的往外便走。只觉得头重脚轻，身不自主，勉强镇定，急行归家而去。

这里象与母亲商量了几句话，便手执钢刀而出。不见了舜，但问敫首。敫首道：“他说出去小遗就来。”象赶到小遗处，仍不见舜，即忙赶至大门，问守门的人，说道：“舜已归去了。”直把象气得来三尸暴跳，七窍生烟。正是赔了许多酒肴，费了许多心思力气，还要赔了多少的小心和不是，焉得不忿呢？

且说舜进了自己家门之后，知大祸已脱。心思一懈，这酒就涌上来，顿觉得天旋地转，身子往左便栽，跌倒在地上。左右的人见了，慌忙来扶。却已双目紧闭，不省人事。慌忙入内，报与二女，一面并将舜扛了进去。那时二女因舜去了半日，寂无消息，心中非常记念，忽见众人将舜扛了进来，以为毒发，性命垂危了，更觉得惶急万分。后来扛到床上，众人退出之后，细细上前一看，只见舜口吐食物，酒气熏人，但是呼之不就，推之不起。女英道：“不要是中毒吗？”娥皇道：“我看不像。如果中毒，必有疼痛或他种的情形，不会这样安睡的。”于是二人陪了一夜。

到得次日，舜仍旧不醒。二人却有点怕了。女英忙去查医书，看见一条说：凡大醉不醒者，用人乳和热黄酒若干灌服，再用冷热汤浸其全身，则酒化为汤而自醒矣。但是人乳急切找不到。娥皇又查医书：用白菜籽二升，捣烂熬汁灌入，亦可以醒酒。娥皇道：“我们这里白菜籽很多，何妨试试呢。”女英道：“我看冷热汤是外治之法，料无妨害，两项齐用吧。”二人商量定了，分头预备。先用白菜籽汁灌入，后再将舜扛入一个小池之中，加以热汤，浸其全身，不时的增添热汤。过了半时，果然慢慢地醒了。二女大喜，忙将舜扶起，周身揩抹一回，再更衣起立，舜便问何以至此，二女历述原因，舜道：“昨日酒甚佳，又饮得多，真个醉了。”一路说，一路想走，但是身子兀自荡摇不定，气力全无。足足过了三日，方才全愈。

这三日朝见父母都是二女去的。一日，帝尧忽有命令，叫舜将二女带了即刻入都，将授以官职。舜本来要想辞谢，陈请终养。继而一想，为国为民本是向来的志愿，岂可专一的顾家！又想连父母都迎养而去。后来一想，父母兄弟如此屡屡谋害，万一性命不保，岂不是陷父母于不义？还不如趁此离开了吧。譬如从前在各处作苦，每一二年归觐一次，亦试得。

想罢之后，拜受帝命。一面禀知父母，一面预备动身。象因屡次想谋杀舜不成，正在气忿，思想别法。现在忽听得舜要出去做大官，而且二嫂都要带去，从此杀兄夺嫂之志愿永远不能再